

## 維港聖誕燈飾變少？平安夜，跟燈飾大王黃劍山走一趟尖東

“不论淡季还是旺季，只要你想催谷（经济），你就一定要做灯。”



人称“灯饰大王”的黄剑山65岁，从事灯饰和舞台灯光系统38年，是这些灯饰背后的做灯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端传媒记者郑淑华 发自新加坡

刊登于 2023-12-24

[# 圣诞节](#) [# 维港](#) [# 香港夜缤纷](#) [# 消费](#) [# 香港经济](#) [# 香港](#)



圣诞节倒数11天，傍晚6时多天色转黑，黄剑山从尖沙咀东望向隔岸的湾仔，200多米高的新鸿基中心外墙上，火箭准备“发射”。他定睛数着，一支、两支，火箭从下而上闪闪发亮，直到五支火箭全都发射升空。

人称“灯饰大王”的黄剑山65岁，从事灯饰和舞台灯光系统38年，是这些灯饰背后的做灯人。他说，大厦面海那边的灯饰是火箭冲天，后面是着陆，意思是人把圣诞节的信息带上太空，太空回信到地球，“告诉你：我已经知道你们过圣诞节了。”

八十年代起，每逢圣诞、新年和各大节庆，黄剑山的灯饰散落尖东和全港角落，照亮一个璀璨时代。今年，他沿着星光大道走，看见香港岛上，很多以往找他做灯的大厦都没有挂灯：海富中心、远东金融中心、鹰君中心、夏慤大厦只做了回归周年的装饰……另一头的尖东，香格里拉酒店换走外墙的灯饰，挂上吹气的巨大爬窗圣诞老人。

近四五年，香港两岸的灯饰开始变少，黄剑山说，原因包括地产商把业权卖出、大厦管理层的人事变动、经济不景气等。不过，他觉得由胜而衰是一个循环，像由零点推至最高点，再下滑到低点的曲线。要从低点反弹，他认为要通过人、科技和新想法去创新。“我今天厉害而已，我都会‘瓜老衬（死去）’，可能十年后我未必做得到。或者20年后有一个比我更加高超的人可以利用科技，做的灯更加靚更加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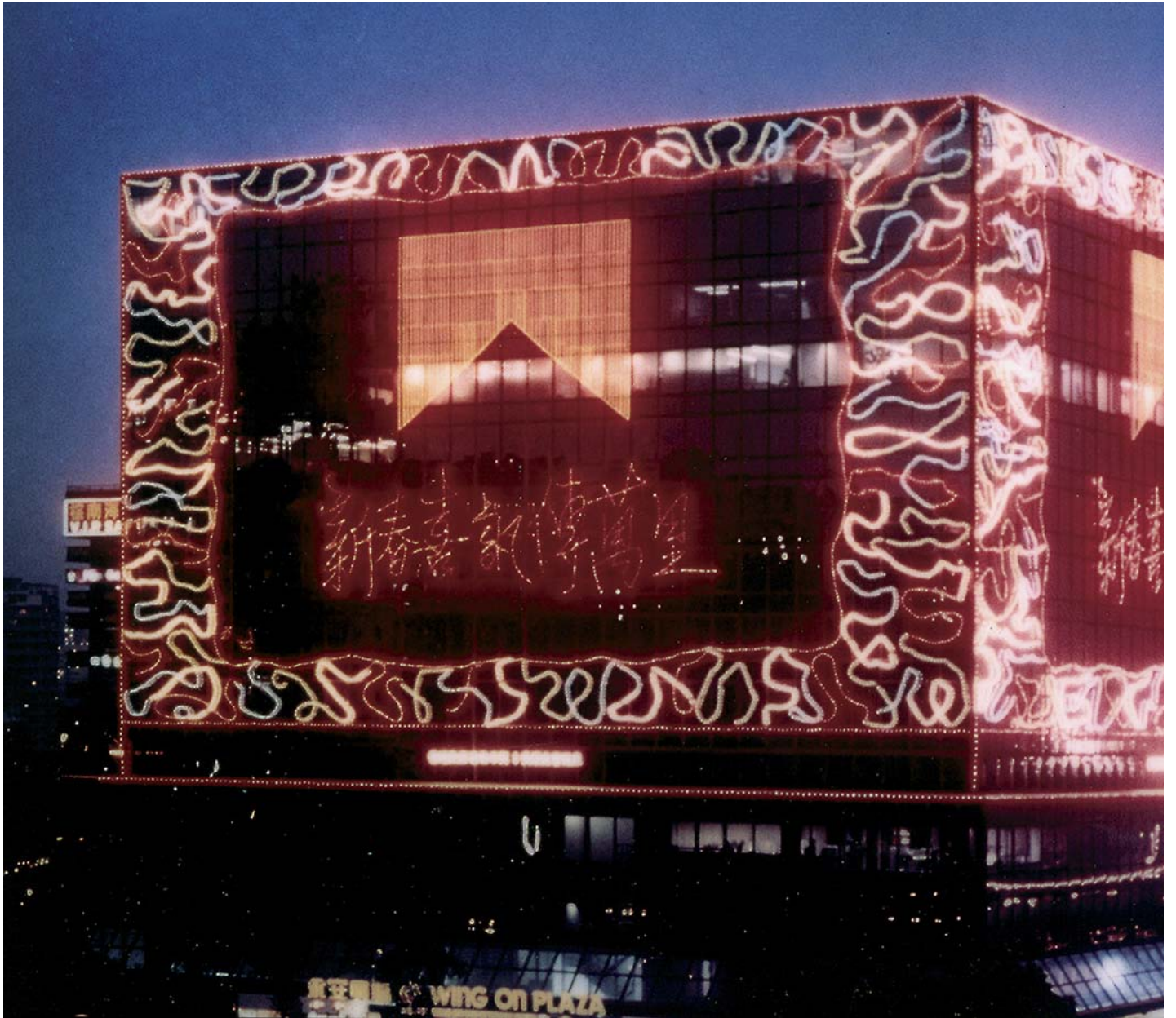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经济前景不明，观赏灯饰的人也追不上从前，但黄剑山却很乐观。他觉得要多做点灯，令城市变光亮，市面会随之热闹起来，“你一定要延续下去，灯不会没有，你只要有大厦就一定有灯……五光十色，一定会带旺社会。”



1997年，维港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2001年，尖沙咀中心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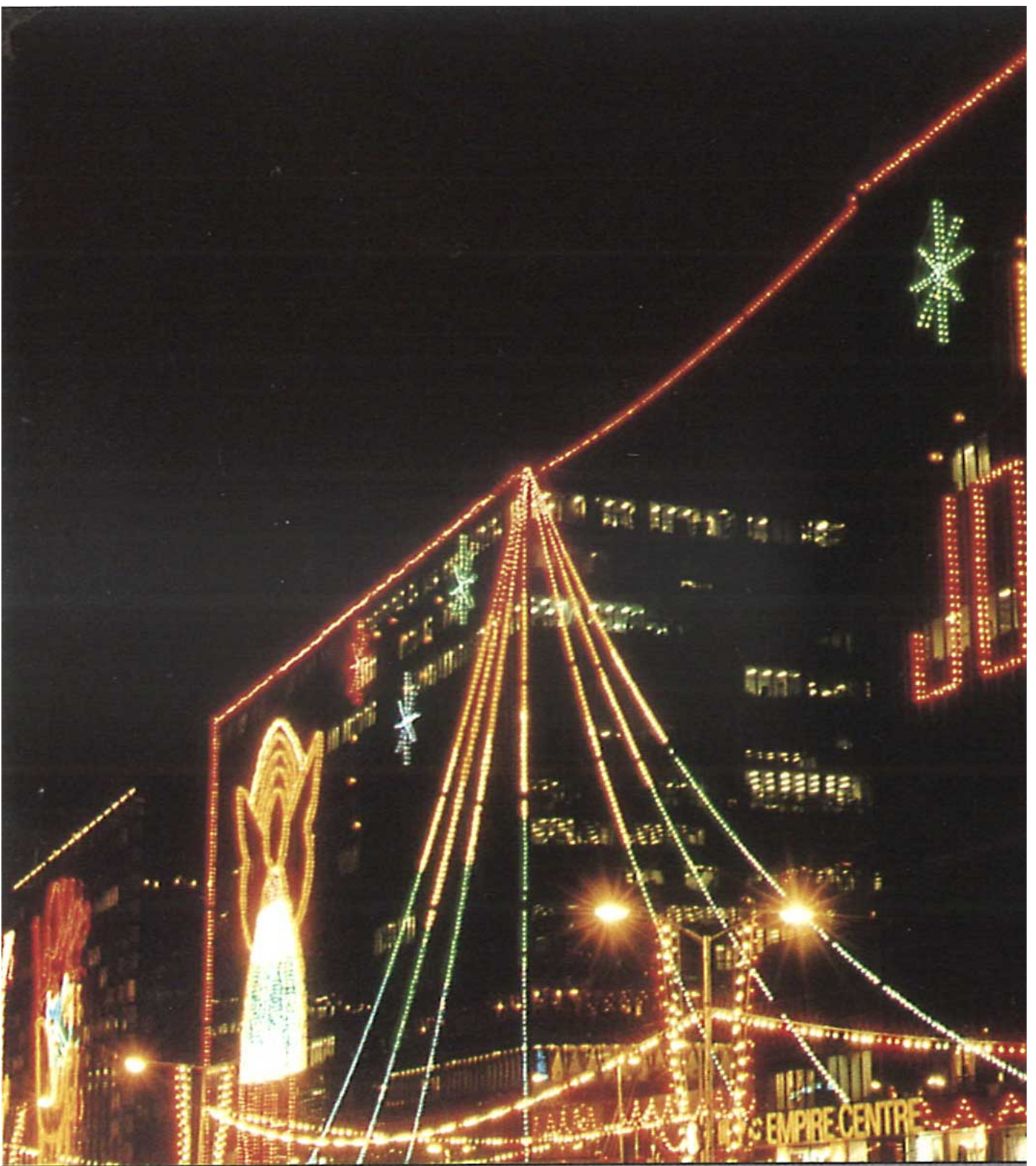
1990年，永安广场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弥敦道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广东道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1983年，尖沙咀中心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## 做灯人的辉煌年代

“当时这里很黑，没有人来的。”下午，黄剑山坐在尖沙咀么地道花园一棵大树下，谈起做灯的缘故。七十年代初，新世界集团收购蓝烟筒货仓码头，兴建新世界中心和丽晶酒店；1975年，随着尖沙咀火车站停用，尖东人气更少，一片黄泥地，海边是路轨。晚上，“这里叫鬼城。”

当时，黄剑山20多岁。他小时候在哥哥的电器店跟师傅学师，后来半工读，早上摆档修理电器，晚上读电子课程，随后接触了舞台灯光。八十年代，尖东要发展成商业区，信和集团大举购入尖东的土地，兴建尖沙咀中心、帝国中心、好时中心、海洋广场（被改名为永安广场）等。一位广告经理拿着灯饰的图找上黄剑山。“哗，好复杂，”他手执设计图说，“试试。”就这样，他开始跟信和合作，踩进了灯的世界。

提高人气，是大厦挂墙灯饰最主要的功能。

自六十年代，圣诞灯饰已在香港盛行，但大多集中在港岛区。这源于港英政府在1969年12月斥资数百万元举办首届“香港节”，在中环干诺道中、雪厂街及毕打街一带布置大型圣诞装饰。七十至八十年代初，中环遮打道一带，由置地广场、文华东方酒店至皇后像广场，都是观赏灯饰热点。

1981年，尖沙咀置业集团去信工务署，模仿置地公司在中环设灯饰的做法，申请在旗下及其他公司的中心、广场和酒店面向维港的一面，和么地道内街设圣诞装饰、在行车路和行人路挂上灯泡，以及在尖沙咀中心放置高四米的圣诞树。1982年，由地产商和酒店组成的“东尖沙咀地产发展商联会”成立，黄剑山同时为多幢大厦做灯。

一年后，“金光璀璨耀尖东”亮灯仪式首次举办，到尖东看灯饰成为香港市民的圣诞节活动之一。他说，高峰时期的圣诞，全港二三十个地方挂他做的灯，尖东有18幢大厦，不少在各大发展商名下，包括郭鹤年的嘉里、吕志和的嘉华等，一共用了30多万个灯泡。

黄剑山由简单的图案做起，初时是围边、在大厦平台做波浪，后来砌圆圈、三角形，接着是米字星、十字星、圣诞花。“图案每年都不同，要创新。”熟能生巧后，天使吹喇叭、白鸽等图案诞生、“桥（点子）”不断爆发：圣诞老人上天落地去太空，一时在天庭跟玉皇大帝对饮、一时穿蛙鞋潜水到海底看蚌。为了争艳斗丽，灯泡的颜色也由最初的5种染成10种。

不用钉孔，把灯固定在玻璃墙上，黄剑山解释要做一个“威也底（钢索底）”，即是由大厦顶至底，每一格窗放一条钢索，每条直径虽3毫米幼，承重量却起码1000磅。身后的帝国中心有个用圆圈和星阵组成的巨大心型，黄剑山说要预先用扁铁扎出一比一的星形，然后将灯泡扎在上面，再用吊船把它系到钢索上。图案的中心复杂，就要分很多件去组成，“好像砌 puzzle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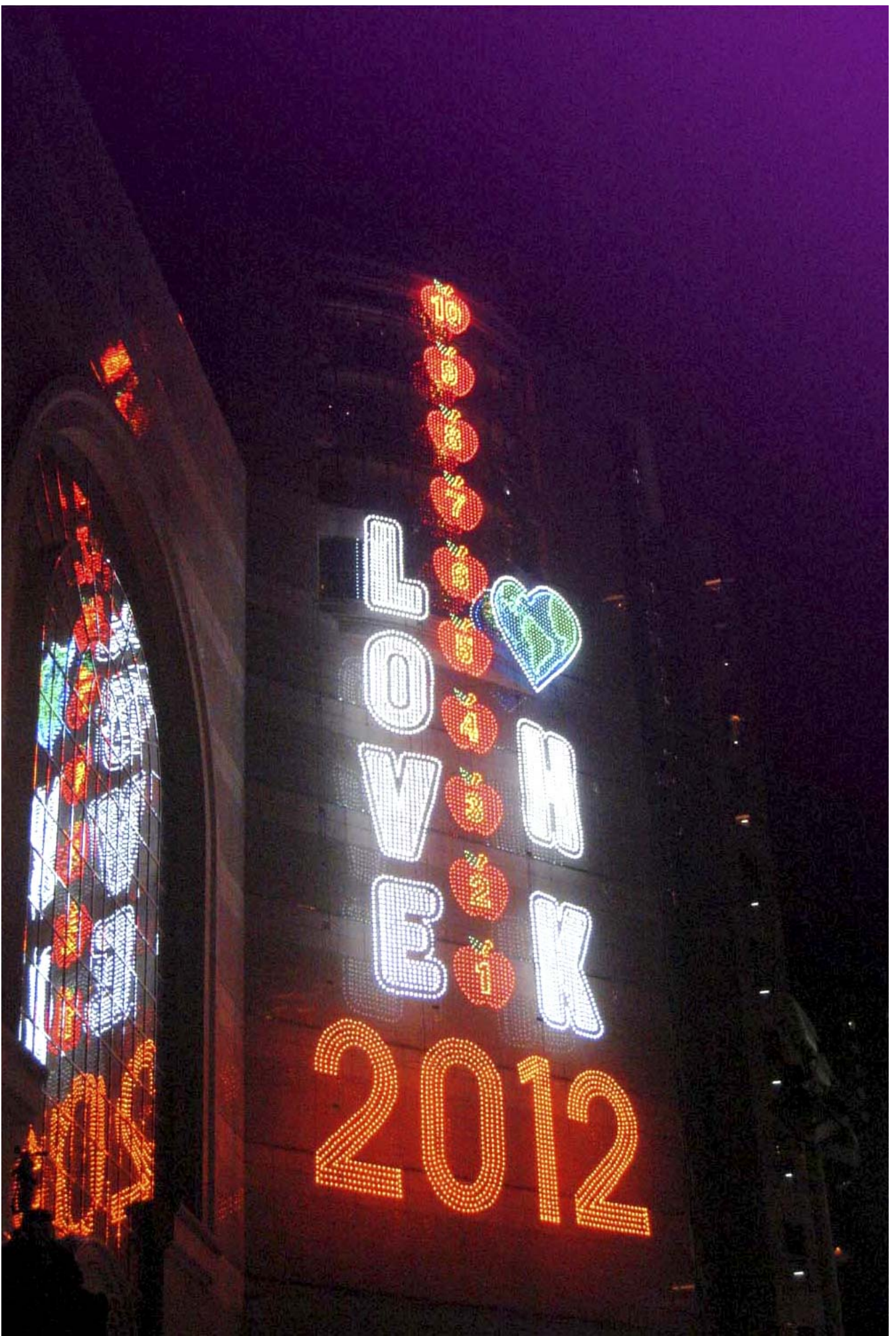
由筹划直至亮灯，黄剑山说要至少半年时间准备。客户看了设计图后可能要修改，来回四五次，之后签合约、准备物资和现场施工，也可能受天气影响。11月底亮灯，直至1月初，圣诞落幕，换上新年的灯，之后拆灯需时一个月。过几个月后，又开始着手筹备圣诞灯饰。



2000年，时代广场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2002年，湾仔金紫荆广场的圣诞树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2012年，时代广场除夕倒数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2002年，金钟中信大厦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从前的圣诞夜，黄剑山在身上挂着 walkie-talkie 在尖东 standby、在大冷天找地方躲着睡，怕灯坏要立刻修理。八十年代，他由海傍经天桥走回对岸各中心机房途中，街道塞满看灯饰的人，把路堵住，本来几十分钟的路程，要用一小时才走完。

他说，那是“大哥大”年代，人还没有智能电话，香港也没有很多大型商场，娱乐选择不多，节日外出便聚在尖东。另一方面，那时日式夜总会业发展蓬勃，Disco 和夜总会在同区百花齐放，包括富豪酒店地库的“Hollywood East 荷东”、梅艳芳办过歌迷聚会的广东道 Canton Disco、“中国宫殿”，以及占地5万平方呎的“大富豪夜总会”。

黄剑山年轻时也喜欢黑夜。他在兰桂坊的 Disco Disco 夜蒲，“罗文在 balcony、Danny仔（陈百强）喺度。”直至清晨两时，他回家睡，睡醒工作，第二天再玩过。那时，深夜街上的人还很多，会吃宵夜，“开心到痺”、“成个香港都好旺。”

同一个时代，1986年，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第二次、亦是最后一次访港，船在尖东上岸。黄剑山包揽了尖东四座楼的灯饰，做了皇冠、十字星的图案，英文写上 Welcome to Tsim Sha Tsu East。不料，访港前夕台风袭港，吹得灯泡掉下来摔破。黄剑山当时为另一个湾仔项目赶工，已经三天没有睡觉，老前辈叫他先睡一觉，再想办法。醒来，他用“人海战术”，出动60多个员工，24小时不断补灯。英女王踏出船那一刻，“我终于整返着晒佢。”

此前，黄剑山在银行储了30多万港元，英女皇的项目可赚10万，他早看中了湾仔的舖位，想开间批发行。谁料付了员工加班薪水后，银行只剩300多元。他笑说有想过“走佬”，但“人不应该这样，这么多人帮我，为何要这样做？”不过身家清光后，黄剑山因祸得福，获合作过的公司赏识，成功中标，为尖沙咀文化中心的表演厅安装舞台灯光系统，又有后加订单，把亏蚀的钱赚回来。

近40年生涯，黄剑山由最初几位伙记，扩张至最多300多位员工，并在十多年前在大陆设厂，建设了自己的一个灯饰王国。

## 達明一派 - 今天應該很高興 MV



《达明一派》于1988年的歌曲《今天应该很高兴》写移民潮，MV 记录了维港海傍一路上的灯饰。

## 从灯饰看香港经济

尖东近海一列是五星级酒店，也有名店和高级西餐厅。几条马路之隔，聚集了不少十多层高的商场、甲级写字楼和商业大楼。大楼大多在八十年代初落成，受当时启德机场航道高度限制所影响，不少也会向下发展，设有地库；它们大多采用茶色反光玻璃幕墙，设喷水池和子弹升降机。

走进好时中心，工人挨着玻璃围栏，用棍挂上一串串红绿小灯泡。零星店舖正在营业：裁缝改衣、中医、旅行社、玉器店，但来逛的客人疏落，暗黄的光照着大理石地板，时间像定格在八十年代。附近几间商场的情况也类似，内外有不少丢空的舖位。记者问保安员邻近有没有老字号餐厅，她说自疫情以来，“执晒了（全倒了）。”

保安Mary说，九十年代，她第一份工作正是在尖沙咀中心，为一间美国贸易公司做采购，她说那时有不少欧美公司在尖东设办公室，但逐渐北移到大陆，又或是租金较便宜的大厦。后来她转去另一间欧洲公司，又做过文职、包装，辗转回到尖东当保安。

在她的记忆中，那些冬天，整个幕墙满是灯泡，灯的量和设计是现时的双倍，密集得像油画。“经济好啊嘛，个个都肯投资做好，外墙的灯饰做得好靚。”日落，灯一亮，人便冒出来拍照。

半岛中心内，美甲店、按摩店旁，70多岁的谭师傅开着电视，独自在店内缝衣。他在尖东落脚30多年，从前有几位师傅，但他们已经退休。谭师傅说，多年前，店楼上是占地5.7万平方呎的中国城夜总会，兴旺得很，“我哪有钱去，人家去 toilet 都俾100蚊 tips，你有无听过啊？有钱佬喺上面烧银纸（花大钱）”、“（富商）赵世曾你识唔识啊？”

但至1997年金融风暴，又加上当时大陆内地跟澳门等地的市场发展较好，在香港风靡一时的夜总会也随之走下坡。“大富豪”在2012年结业、“中国城”在2005年迁离香港，转到澳门发展。

九七也是黄剑山在当时做灯职涯中生意最差的一年，订单由以往的40单跌至十几单，有些地方原本花费100万港元做灯饰，大削一半至50万。2003年SARS爆发，经济又再受重挫、旅游业不振，但黄剑山说，当年的业主仍愿意花钱做灯，带人流。

2023年，尖东的灯饰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23年，尖东的灯饰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23年，尖东的灯饰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23年，维港的灯饰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23年，尖东的 LED 幕墙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近年的疫情，对黄剑山的生意影响不大，“有些集团缩，有些集团谷”，他举例信和集团一直都在谷。圣诞灯饰只占他整盘生意二成多，今年挂墙的圣诞灯饰少了，但黄剑山说自己没有计算对生意的影响，而且有大厦外墙永久灯、围线条，或是临时灯等的工程拉上补下，不同商场也找他做商场内外的灯饰。他说，“无所谓，多些来密些手，少些来刚刚够”。他始终相信经济好坏的循环，“就算是烂地，都会变成值钱的地方。”

三年疫情过后，香港的经济复苏步伐缓慢，股市低迷、楼价下跌、旅客数字未回复疫情前高位。据政府公布，今年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为4.1%，低于市场预期；同季私人消费按年增长6.3%，升幅较前一季度的7.7%放缓。有港人转移北上消费，香港政府今年对外对内连番推出“你好香港”、“开心香港”和“夜缤纷”鼓励留港消费。

维多利亚港两岸的节日灯饰仍然是旅游发展局的重点推广项目之一，11月底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也有出席尖东亮灯仪式，表示政府会和东尖沙咀地产发展商联会等业界联手吸引旅客。致辞结尾，他又不忘呼吁市民在区议会选举日投票。

保安员 Mary 觉得，要回到八、九十年代的光景很难的，香港租金贵，难吸引新租客、全球经济下滑，而且有一批人有能力的人因疫情和政治原因离开了香港。“没有可惜的，时代是一个循环。”

六七年前起，谭师傅就发现商场愈趋老化，“没东西看、带小朋友来没事可干”、餐厅也不多，落后于尖沙咀广东道。就算在假日周末，人影也寥寥可数。他说自己眼睛不好，还留在尖东是因为自己只是做手作而已，“就嚟唔做架啦（快不做了）。”

黄剑山也有察觉尖东的凋零。他说，现时很多大厦的业权分散了，在业主立案法团内，有人未必想花钱在灯饰上，达不到共识，变参与的大厦少了。现在，尖东的多数楼宇为分拆业权，统一业权的仅余冠华中心、帝国中心和华懋广场等。他又说，以往在大厦负责装饰的岗位换上新人，有时改变主意将钱投放在装饰而不是灯饰上。

不过，他对灯饰这行仍然乐观，说当经济不好时，也会有人想以灯带旺市面，譬如夜缤纷。“不论淡季还是旺季，只要你想催谷，你就一定要做灯。”

但要挽回尖东的人气，“创新就要找人帮忙，就是要有财力物力帮手才做到，不然不行的。”黄剑山说，“我只不过是做灯，我希望有人扔钱出来，我帮他设计全香港最漂亮的灯，然后就吸引更多人来。香港有没有人在？有。做不做得得到？做得到，只不过是你要粮草，你才能打到这场仗。”他觉得要持续地做，才能建立口碑，人才会慕名而来。“有财力，只要有人给钱，我觉得是可以解决得到的。”

那现在有没有财力？“没有，”黄剑山笑道，“因为市道低迷，个个人都在挨贵租。那你要等，等待明天。”

2023年，维港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## 未来的灯世界

傍晚6时15分，十多位穿著厚衣的老人头戴红色圣诞帽头箍，在尖沙咀百周年纪念花园等待最后一幅灯饰亮灯。灯一亮，两个小孩捧着礼物盒，圣诞老人突然弹出来。婆婆站在灯饰前轮流拍照；一个伯伯左手撑拐杖，右手竖起手指公。

他们跟长者中心坐旅游巴，专程从土瓜湾过来看灯饰。婆婆围在一起，说很开心。76岁的陈婆婆说：“我20年来没来尖沙咀了，因为仔女细路哥（还小时）带他们来，现在他们十多、二十岁，他睬你都傻（不理你了）。”另一位婆婆插嘴，嘻嘻笑着，“他跟女朋友去，不跟我们去嘛。”

60多岁的胡婆婆说，“那时灯饰好靚，但不及现在靚，圣诞老人就是圣诞老人，不会有礼物箱；喲，依家有灯眨下眨下，以前不会的。”

另一边，50多岁、结婚快35年的罗生、罗太自备脚架摄影机，在巨型心型灯饰前合照。十多年来，每逢圣诞，两人都会走遍港九新界看装饰，罗生欣赏背后的人花的心机做。罗太说，今年的灯好像逊色了，不是不漂亮，而是少了。罗生也说从前看灯饰，几尺站一个人，跟现在差得多。“都理解到的，我想现在在香港经济不算很好，香港旅游的人少了，发展这些地方不太落重本。”

不过，这年还有不少灯饰：南洋中心上星光闪闪，有白鹤翱翔，满脸胡子的圣诞老人身体悬挂在彩色圣诞圈中，探头捧起盒子；永安广场的圣诞老人拉著气球从天而降，将降落在青马大桥、中银大厦等地标；么地里头顶上的雪花眼花缭乱，和 Season's Greetings 字样硕大。

今年，黄剑山跟英国视觉灯光艺术家 Rupert Newman 合作，在尖沙咀中心和帝国中心约4000平方米大的巨型 LED 幕墙，投射花纹和水晶光片等动画。他说，幕墙由一点点的点灯铺满而成，每点灯之间距离八英寸，愈密愈漂亮愈昂贵，两座中心加起来，差不多用了十万点灯。

十多年前，黄剑山看到时代要变迁，自己去学习钻研，把 LED 幕墙引入香港，他的第一幅 LED 影片广告伫立在时代广场的 Gucci 新店。现在 LED 普及，不论是回归、新年、选举，都可将广告投射在幕墙上。兼做 LED 生意的他觉得看 LED 幕墙像看电视，看灯泡是欣赏图案，客人各取所好。不过，他还是喜欢欣赏图案多一点，因为一切是由它开始演变和进化，“没有这个根本，就没有 videowall 的面世。”

黄剑山说，这些年来，灯饰的技术和呈现改了十几二十款，例如用电脑控制，令灯可以随着程式变动，如同动画；昔日的钨丝灯泡也进化成 LED 灯泡，较环保和寿命长，一个钨丝灯泡是15瓦数，十万个便是150万瓦数，但 LED 灯泡是其三分之一，因此愈来愈多人转用。而且，钨丝灯泡的光线较散，LED 聚焦一点。记者不太看出分别，他说，“你要慢慢欣赏才能看到。”

2017年6月29日，信和集团旗下的尖沙嘴中心及帝国中心外墙屏幕灯饰，有不同的庆回归字句及图案，包括相中的“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”及国旗图案，环球贸易广场（ICC）幕墙上亦有著“欢迎习近平主席视察香港”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他说，现在尖东只有两座大楼使用钨丝灯泡，“LED wall 和 LED dot 整体上开始融入这个世界，钨丝胆一定被 LED 代替，钨丝一定是末路。不怕，放心吧，LED 做出来一样是等于灯胆，有什么所谓。”

灯光带动人流，最终想要提高消费意欲，但一直以来也有光污染的争议。黄剑山则觉得，香港的夜景灯饰闻名，若把灯饰摘去，“假设一个黑漆漆的城市，那些人又会不会走到那个地方呢？”

在么地道的马路，游人在灯下驻足拍照。黄剑山从前会停在人群中，听他们的评价改进。过了这么多年，他习惯人们拍照，那满足感丢淡了，会有点麻木。

这么多年的圣诞夜，黄剑山都不在家，除夕倒数时又在时代广场按掣，启动灯饰装置。黄剑山大半生人与灯为伴，由零开始设计、研究灯泡、又将它电脑化，“整个灯饰都在脑海里面。其他东西对你没有影响，只是灯对你有影响，睡醒就做灯……沉醉在灯的世界里。”他靠其养活家人、供孩子读完大学，又从创作中得到欢乐，一举两得。

“这个行业我选的，我小时候已经选了，我一定要享受其中、乐在其中。不是感觉在挨著，那我就很舒服。”他说这行业辛苦，很多人做不下去，像他这样的老师傅不多，也有的伙记跟了他几十年。至于接棒的人，黄剑出说做灯要沉迷、要上身，他不急着找。

(为了尊重受访者意愿，Mary 为化名。)

[# 圣诞节 # 维港 # 香港夜缤纷 # 消费 # 香港经济 # 香港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